

她們的 美麗與哀愁

文 / 李貞儀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師

阿成因直腸癌在慈濟醫院治療，就醫後另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，因為情緒及經濟等問題，經由病房護士照會社工。

阿成的父親已經往生了，母親年歲已高，領有聽障手冊，須帶助聽器輔助聽力、出門也須依賴電動車協助，生活主要依賴殘障津貼以及種玉米在路邊販賣之所得維持。阿成原本在卡拉OK店擔任服務員，罹患直腸癌後即無工作，生活費用皆依賴泰國籍的太太在臺北的小吃店工作維持，夫妻倆育有一女，女兒出生後因沒有人可以協助照顧，阿成夫妻倆便將女兒送到泰國，由太太的娘家照顧。

坦承罹愛滋 外籍妻相扶持

阿成在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後，心情十分沮喪，擔心醫療費用和生活費用問題，也擔心不知該如何告訴太太自己罹患愛滋病的事實，更擔心回到家中後，社區中的鄰友會不會發現自己罹患愛滋病，如果被鄰友知道了，會不會被排擠、隔離等，許許多多的擔心同時間的湧進了阿成的心中，讓他非常憂鬱。於

是，病房護士便照會醫院社工，請社工協助阿成。社工與阿成會談的過程中，慢慢引導阿成說出自己的擔心以及害怕，讓他得以抒發情緒，另針對阿成擔心的醫療費用問題，經社工評估阿成家中的經濟狀況後，獲得院方同意補助他的醫療費用，減輕阿成對醫療費用的焦慮。另外社工也試著和阿成討論，是否要告訴太太自己的病情，最後阿成決定聯繫在臺北工作的太太阿麗，請阿麗返回花蓮，待阿麗返回花蓮後，阿成向阿麗坦白，告訴阿麗有關自己罹患愛滋病一事，並請阿麗進行愛滋篩檢……

原來阿成很擔心太太會因為自己罹患愛滋無法接受而離開自己、也害怕將愛滋感染給太太，心情非常沮喪，沒想到阿麗在得知阿成罹患愛滋一事後，非但沒有離開阿成，更向阿成表示，自己在泰國也有友人罹患愛滋病，所以並不害怕，她更鼓勵阿成放心療養，自己會努力賺錢維持阿成及阿成母親的生活。在阿麗返回花蓮的幾天當中，每天都在病床邊陪伴、照顧阿成，阿成的情緒明顯變得較穩定，也露出一點笑容。後來愛

滋檢驗結果出來了，阿麗並沒有罹患愛滋病，幾天後，即因工作需要再度返回臺北。待阿成的疾病狀況較穩定後，便在母親的陪同下出院返家。

安撫愛子 失聰老母疲奔命

可惜好景不常，阿成返家一段時間後，又因腎臟衰竭問題入院治療。阿成住院後，社工去病房訪視，阿成顯得比上次出院時更瘦了，情緒更是低落，甚至表示不願再接受治療了……經社工了解後得知，原來因罹患愛滋而自覺羞愧的阿成，返家後還是擔心鄰友會知道他罹患愛滋病，所以把自己封閉在家中，又因受疾病疼痛之苦，出門的意願更低了，這次再度入院，是因為阿成昏倒在家中，母親才叫救護車把阿成送入慈濟醫院治療。阿成的疾病狀況惡化得很快，有許多的併發症，甚至影響到了阿成的意識，阿成的意識有時清楚有時混亂，對治療的期待反覆，在病房內因情緒不穩定甚至出現大吼大叫、執意躺在地板休憩等狀況，造成鄰床病友及護理人員照顧的困擾，每當阿成的情緒不穩定時，護士便會致電阿成的母親和社工到病房區安撫阿成，阿成看到母親和社工時情緒大多可以比較穩定，社工認為阿成應該只是想引起他人的重視及獲得關心，一種不因他罹患愛滋而害怕的關心。

但為了安撫照顧兒子的情緒，阿成的母親也因此每天必須騎著電動車在醫院和家中反覆奔波，阿成母親因而顯得更加蒼老、勞累了，與社會會談時，更多次因為沈重的壓力與擔憂而泣不成聲，阿成的母



■ 花蓮慈院社工師李貞儀常常用甜美的笑容，和病人建立友善的關係。攝影/沈健民

親對孩子每下愈況的病情感到疲憊及絕望，不知道該怎麼幫助阿成，而社工能做的，除了幫他們尋找醫療和社會上的支援，最重要的就是傾聽與陪伴。

傾聽陪伴 撥開烏雲現藍天

終於，阿成不耐病魔的強烈來襲，他往生了！阿成的母親及太太阿麗幫他辦理了後事。辦完喪禮後，太太阿麗返回臺北工作，阿成母親則繼續種玉米販賣，來慈濟醫院就醫時，老太太還是習慣會到社會服務室來找社工，緩緩敘述有關自己的近況以及對阿成的思念，而社工還是在旁聆聽、陪伴。從孩子生病後到往生，阿成的母親看起來雖仍是悲傷，但一次次傾訴與療癒的過程後，感覺卻是更堅強了！

因為社會大眾對愛滋病的不了解及污名化，使得愛滋病患常處於孤獨及不安感上，愛滋病患遇到的問題通常是多元、長期的，最需要的仍是社會大眾更多愛的關懷與協助，才能讓病患與家屬獲得心靈上的支持。🕊